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凌可新

著

当都市的繁清风干成苍白的记忆
体味隐忍与希冀 感受该谐与悲悯
触摸这些乡村灵魂的自由与酸涩
我们曾经失重的心再次随之起起落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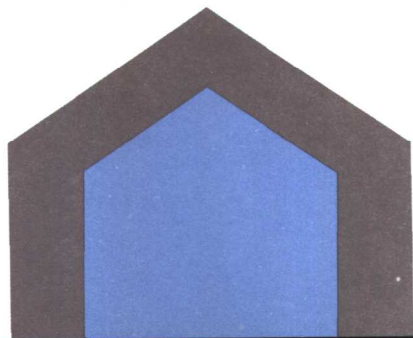
体味隐忍与希冀 感受该谐与悲悯
忍俊不禁，缘自坚韧狡黠的人性

唏嘘不已，只为难以捉摸的宿命

醉纸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醉紙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醉纸/凌可新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1.8

ISBN 7-5329-1915-3

I. 醉... II. 凌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第 20261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2 插页 336 千字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19.80 元

序

随海风流传

张 炜

翻动一些报刊上的文学作品，以感受文学的潮汐。新人来而复去，鲜有心铭久驻。然而有一个作家常写海边风情，其中人物特异怪倔，比如常常背一杆老枪在海滩上转悠的守滩护林人、手艺超绝的纸匠、孤独的赶海者……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直写这个半岛畸角的，能把当地方言运用得娴熟圆润的，不能不撩拨刺激人的味蕾。于是我就记住了凌可新这个名字。

他与鲁南作家张继的不同在于，他的字里行间没有那片干燥大陆的风貌，而是充满了渤海湾畔的腥鲜。二者的区别是那样明显，虽然同样执着、内向、顽强而自信。他的语言是典型的胶东风味，略有夸张，辛辣，幽默。除此而外，他所赋予的语言个性还有非同一般的坚韧、拙讷和沉着。这使他的作品无

一例外都具有了一种引而不发的较大张力。这正是时下文章所缺少的，真正属于背着风气而行的一种。能够这么做，除了要有艺术勇气，还要有过人的天赋。

从四五十年代至今，胶东已经出了不少作家，凌可新正尝试着把前人的基础直一步夯实，重叠自我。他的这个努力在作品中处处可见，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。比如说，他的胶东小说再没有了以前某些胶东小说常有的那种弱点，没有了那样的虚空不实，也没有了时尚表层的泛浮热情。以前的胶东文学作品优点不必多言，其缺点是离时势过近，偶尔又缺乏自己的独见，不免流露出一丝平庸气。还有，胶东文化独有的那种空灵缥缈、亦仙亦幻意味，也每每被夸大了。这些在五十余年的文学实践中不仅没有给予纠正，反而被进一步发展了。这是一个地方的文学逐步失去了内容和活力的一种表现。至此，这样的文学不仅没有了进步与创造，而且还会被虚假的乐观所淹没。粉饰与矫情，这儿也时有发生。

不必讳言，胶东是一片独特的土地，这里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地带。今天将胶东的文学比一下鲁地，或者比一下西部，其区别是非常明显的。胶东近大水，但与南方的水乡又有不同。南方水乡小而秀，胶东大水阔而森。胶东亦粗犷，但这就不是西北的粗砺了。这种粗犷是被水润湿了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要谈到这片土地的灵气。当然，这儿是北方，四季分明，特别是有冬天的严厉。于是在粗与细、硬与柔、直与曲的种种矛盾组合中，呈现出胶东独有的文化特征。

凌可新的作品不必说成是对胶东文化的自觉诠释，但却是它不可规避的表现者。我们从其中海与人的不可分离中，从海滩人的狂放与野性中，更从天人合一的秀丽气质中，窥见它不可仿制的韵律。这片天地给予一个作家的恩惠，现在看是非常

明显的。作家出身于富饶的海角，然而并没有停留在一种据地自夸、沾沾自喜的小格局中，这在我看来也是难能可贵之处。

不断揭示胶东人的特质与灵魂，发掘其本质性的文化内涵，这将是过去与将来一切好的胶东小说所为。

凌可新的小说具有较强的诗性。他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是，总能在叙述中弥散出什么，总能够给读者保留空旷的想象空间。这是大多数胸有成竹的小说家所不愿或不能做到的，竹已成，型已定，思维直抵。但是具有诗人情怀的作家则不然，他们视这种想象的空间为艺术的生命。故事中的一切都说尽了，白了，透了，则一切凝固了死亡了，它再也不能生长了。

凌可新的小说正生长着，而且十分茁壮，生机盎然。

2001.4.24 济南



凌可新, 1963年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 现在山东省蓬莱市文化馆工作。至今已发表作品300万字, 中短篇小说多次被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新华文摘》选载。

封 面
面 设
计

责 任
编 辑

张 振
钢

王 玲
玲

醉
紙

凌可新

著

目录

张炜：随海风流传(序)	1
-------------	---

中篇小说

欲望沙滩	3
一个冬天	46
回头一望	81
毛驴与唢呐的传奇	129
黄大衣	184
垄上的春天	229
乡邻野事	264
我什么也没看见	305

短篇小说

麦穗的爱情	363
玉米的声音	386
赢了一回	406
村事	426
醉纸	440

中篇小说

欲望沙滩^①

上

老禾禾喜欢在这儿走。这儿是一片大沙滩呀。沙滩大得不得了，走一个来回就会感到腿脚很累了。可是老禾禾喜欢走呀。在这儿，只要老禾禾喜欢走，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大队书记见了也要拍拍他的肩，跟他笑眯眯地说：“看好看好，党的任务重呢。”老禾禾就会自豪地把头直起来，大声回答他本家叔：“放心吧书记叔，老禾禾阶级觉悟高立场分明，知道党的任务重呢。”书记就非常满意非常放心了。

老禾禾有一杆枪。枪比一百六十八厘

① 最初发表于《广西文学》1997年第12期。

米的老禾禾还长几厘米。这样长的枪是不容易背好的，老禾禾就只好扛着了。有时候还搁手里拎着。不管扛着还是拎着，都比空着双手威风多了。老禾禾也喜欢威风呀。

这杆枪很陈旧了。是老禾禾的爷爷留下的。这个老头儿老禾禾从来都没见过，但听说他打一手的好枪。老禾禾觉得自己也该打上一手好枪。自己是爷爷的孙子么。可是老禾禾从来也没打过枪。老禾禾枪里装的火药和砂子是集体的，那就不能随便放一下了。于是老禾禾就一直在等着一个机会。

大沙滩的沙子是极细极柔软的，像冬天的雪一样白净。除了冬天，其余的季节老禾禾都不穿鞋，赤着一双大脚丫片子才来劲儿。脚丫片子底下软乎乎的，舒服极了。好多回走着走着，老禾禾就会想起女人来。

一想起女人老禾禾就很伤心了。三十七八的人了，还不知女人味儿呀。二十岁那年老禾禾偷看女人洗澡，才看了个开头就让一帮女人捉了手脖。老禾禾就逃不了了。那些女人可凶啊，剥了他的裤套到他头上又动手打磨他。老禾禾叫呀喊呀挣扎呀，到底损失惨重了。女人们丢了他走后，他哭了一场，从此再也不敢看那些骚女人洗澡也怕上女人了。

不过在沙滩上走还是很好的。怕女人不一定不想女人呀。老禾禾现在就想了。其实他一直都没敢忘了女人。女人好哇，不好怎么有那么多男人围了女人团团转？可是没人看上他。

不久前，看海守滩的老西头归天了，大队书记叔就选了他来。看海守滩的都得是光棍儿。无儿无女无老婆父母心才正，才会叫党和人民放心。

老禾禾就应承了书记叔，搬到老西头住过的石头屋里住了。

就这么一天一天在沙滩上走来走去了。

天已经很热了，夏天么。不过这儿有一丝丝的风，咸咸的腥腥的还略微凉一些。这就很不錯了这就叫老禾禾感觉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。社会主义好哇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好哇。不然老禾禾怎么会有资格干这么个美差呢？现在的书记叔不斗倒以前的书记，老禾禾一边瞅着去吧！村里的好些人都眼红这美差呢。不用流许多汗水珠子就拿棒劳动力的工分儿，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沙滩上走来走去。扛着一杆枪更威风透了。

不过走着走着心里就没劲儿了。身上是有劲儿的。身上有的是劲儿。可是海边没女人。别说女人，男人也少见。老禾禾的任务就是看着别让人走近海。这名堂又叫做封海。以前不封海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来，落潮后去翻水里的石头拾海螺捉螃蟹。胆儿大的往里走远一些，一个猛子扎到水里，去搞一些一两二两重的海参。那玩艺儿可值钱呢。海里的东西都值钱，拿到自由市场上都是钱票子，都可以长成资本主义的尾巴。

资本主义可厉害呢，不批是不行的。都长尾巴了还不厉害吗？狗长尾巴狗就凶凶地露出尖牙来吠人，老鼠长尾巴就偷生产队的粮食挖社会主义的墙角。还有什么长尾巴呢？猪，又黑又臭。当然也有白的。白的也不见得香呀。不过煮熟了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还有……

老禾禾坐在石头房子的门坎上，非常悲哀地望着那一片沙滩。他太孤单了。一个人，一个人总是孤单的。老禾禾觉得时间像陷在沙里的一只软皮儿虫一样，半天都挪不出一歩。早起见太阳在水里烧煮，然后慢腾腾地走呀走的，好长好长的路。从东面的海里走到头顶上，再从头顶上走进西面的海里。叫人

都等不及了，恨不得在日头上钻个眼儿，拴上根尼龙绳儿，拖狗一样拖来拖去，拖得飞快。可是日头落到西边又怎么样呢？过不得一个短短的夜，就又从东面的海里水淋淋地钻出来了。这么一次一次又有什么意思呢？熬来熬去人就老了就死了。像老西头一样哑巴悄悄死了，等人见了后，都生了一茬子蛆。用张破苇席一卷，挖个坑儿一埋，这地球上就再也没老禾禾这么个人了。

一想到这，老禾禾就觉得这么个活法太亏了，就想去干一件大事情了。他首先想女人。要是有个女人就好了。可是这沙滩上是没有女人的。老禾禾就很巴望有个女人敢大着胆儿到这儿来赶海。丑一点老一点没关系。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使老枪押她到小屋里来，鱼呀肉呀虾米呀海蜃皮儿呀，一定十分对胃口了。

其实干这个工作老禾禾就这么想了。可是一直没人来。老禾禾那杆枪可厉害呀。一次也没用过。什么时候能瞄准了一个地方来一家伙呢？真要来那么一家伙会有什么感觉？会一枪打中吗？

这么想啊等啊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。走在沙滩上早就没有了刚来之时的快乐了。那些好的感觉早就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肩上扛着一杆枪倒像从上甘岭上败下阵的美国鬼子。可美国鬼子个儿都要比他高大一些。他老禾禾还不如美国鬼子了。

老禾禾走过白沙滩走进海水里去。海水凉凉。夏天里不管什么东西，一凉就舒服。老禾禾站在海水里就舒服。

枪埋在沙滩上，直直立着像是一棵树。没有了叶子和枝杈的树干，上下黑油油的，枪口向着天，想打一回日头似的。

老禾禾在海水里也是赤着脚。他的脚丫子底儿抗碴，蛎子

皮蛤儿壳什么的一般磕不透。也有磕透的时候，那就渗出一丝一丝的血来，在清沥沥的海水里漾。见了血老禾禾倒是高兴了些，脸上有了笑。

老禾禾可不是图着玩儿，是自己找事儿干。一块一块翻石头。石头底下有海螺海胆螃蟹。开头几天翻出来就一扬手远远扔进海里头了。那样一悠一甩，劲儿大大小小，甩得远远近近，也怪有意思。

一入夏老禾禾就不穿衣裳了，一条灰洋布大裤衩子遮了那地方，余下的就交给了天和地和日头。没用多久，老禾禾浑身上下就漆黑一团了。这才叫健康呀！

时间过得又慢又快。老禾禾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翻时时间就过得快了不少。大的翻小的翻只要是石头就翻。于是常遭割破的。那血水一淌就没有了。不疼。其实老禾禾爱疼。到后来他就专心致志捉螃蟹了。封了海的螃蟹特厚。大大小小不大不小。小的权当没见，见了大的伸手就抓。那玩艺儿可厉害，大鳌一挥杀过来，一下子就夹住了他的手指。十指连颗心，可老禾禾不在乎。他把螃蟹提溜出水面，张开嘴，咔嚓一下就把夹住手的大钳咬断。螃蟹跌进水里负痛逃遁，那只钳可仍留在手上，夹着。老禾禾把手搁嘴里，咔嚓咔嚓咬，嚼得稀巴烂，噗地吐进海里，手指血淋淋的，他却笑。

这时辰老禾禾就没有心想女人了。

不过每天总不能老退潮，还是涨潮的时间长。那就不能到海水里去工作了，那就只好在沙滩上走或者在门坎上坐着了，那就非得去想女人了。

十几年前的那帮子女人，如今也都三四十岁了儿女成群了。老禾禾记得那回捉他时有个新媳妇没动手，只在一边站